



				漢書門類
二〇六	一三三	二〇六	三	
五八五	一三五	二〇六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三九	二〇六	漢
二八	二〇六	書
二架	三冊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305 (304)
函號	309 108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

論語卷第三

朱子集註

學胡炳文通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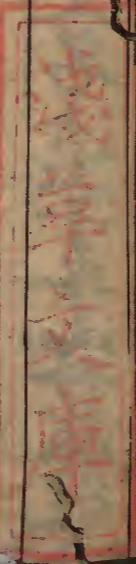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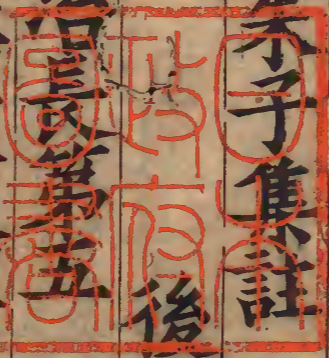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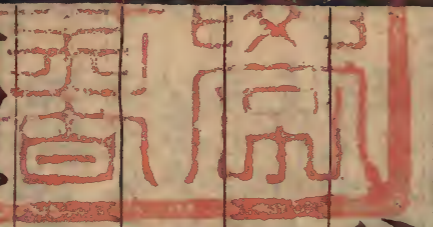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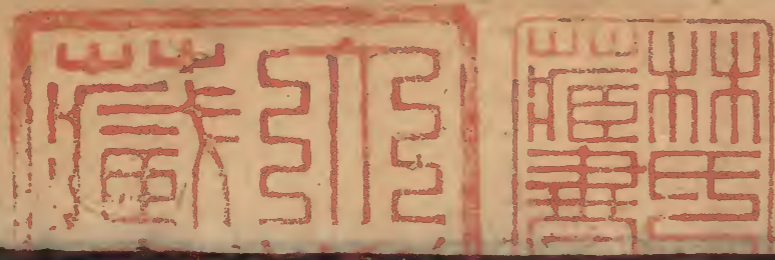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

公治長孔子弟子魯人一魯人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紲

論語通卷三

通志堂



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
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
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
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

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為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為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不幸而遇无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安之而無惡也。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也在縲紲而非其罪以其一事而言之也。齊氏曰匡章非孟子遂為不孝之子公治長非夫子真為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過聖賢者眾矣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縲音又名适字子容諡敬

叔孟懿子之兄也魯人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

行故能見用於治去聲朝音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

十一篇。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

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

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

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

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

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

者且不為况聖人乎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於縲紲也縲紲之不

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爾。通曰公治長不免於縲紲南容得免於刑戮罪自外至者多无妄之災而言行之出於身者固自己求

大正九年九月廿七日
之禍
福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度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音伏名不齊魯人上斯斯此人下斯

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

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

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

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語錄論語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有大槩說者如言賢者之類聖人以子賤為君子哉若

人亦是大槩說如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通曰按朱子所謂最高者如君子不器之類是也所謂大槩說如言賢者之類此章是也

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

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此是宗廟

盛平聲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

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

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語錄子貢是器

之貴者可為貴用與賤者之器不同然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胡氏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為有用之成材者因下文瑚璉而加重其詞爾○

饒氏曰在宗廟故曰貴重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材可使從政為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通曰讀集註者

每至此章以子貢未至於不器便是未至於子賤殊不知子賤之君子亦未便是君子不器之君子特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

用之成材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語錄佞不是諂佞是箇口快底人却未問

是不是一時言
語便抵當得去
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

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
虔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也去聲也言何用佞乎佞

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人

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

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馮氏曰
左氏傳

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為才衛以祝鮀之佞治宗廟然顏子為邦之問夫子則
告之以遠佞人者本訥者近仁多言者數窮佞多失言不佞不害其為賢也

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

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

真氏曰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
備如人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

謂之人也。蔡氏曰愛之理心之德六字所以訓仁之義為甚切全體不息四
字所以盡仁之道為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惟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

聖賢所論仁字溥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此十字之中吁妙矣哉。黃
氏曰當理而無私心據所聞於師者而言此章即己之所見而言全體二字已

足以該後章五字未盡之言蓋亦因其所已聞而發其所獨得歟故後章雖引
師說以為據而或問中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

體無少間息不足以明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言亦足以見前說之
義為詳且密也。陳氏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

乃可以當其名集註所謂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
饒氏曰此體字當作活字看即君子體仁之體仁之體本全故體此仁者不可

以不全。曰全體而不息五字如真茶之說則仁之體本自渾全如陳饒之
說則以人全體之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

之人故着一者字蓋仁只是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
於此心本體無一毫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間斷也

如顏子亞聖猶不

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

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李公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魯人斯指此理而言語錄斯之一字甚大漆雕

開能自言吾斯之未能信則其所見已高矣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

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悅其篤志○程

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悅之語錄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曾見得大意如何

下手作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作工夫亦不可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性蓋帝之降衷便是吾斯之未能信他是不肯便做小底所謂有天

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陳氏曰開於心體上未到昭晰融釋處所以未敢出仕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俗諸儒但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於見

大意爾曾點亦然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

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

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得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

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

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饒氏曰集註釋悅字有三朱子謂悅

其篤志程子謂悅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通曰他章曰子樂此章曰子悅

悅深於樂矣已見大意程子亦為曾點言之此章或問語錄中發得已字極有意味蓋漆雕開已見大意而未析其微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略其細使二子之

學各有所進則其已然者固如此而其未然者當不止於此也如此看兩已字皆有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房越反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

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

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

能裁度音鐸事理以適於義也

輔氏曰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閔道之心蓋有不

得已者故程子下一嘆字又下一傷字且斷以為假設之辭則聖人哀矜惻怛之仁藹然見於言意之表子路不惟今日遂以夫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己其平日之所為多傷於剛果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如率爾之對迂也之言皆是也夫子所以教之○熊氏曰後章子欲居九夷亦此意○通曰此假設之辭也而聖人之時中存焉果哉末之難如荷蕢則非中矣子路以為實非中矣夫子之於子路揚而抑之教之以中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

悉索所白反敝賦是也

見襄公八年三十一年

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

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不知其仁也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魯人○語錄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不仁三

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張氏曰仁難言也而孟武伯遽問子路之仁若以為未仁則子路蓋進於此者若以為仁則其全非聖人不居故但告以不知也武伯可以深思而自省矣○熊氏曰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為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

用之學然心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通曰仲弓重厚簡默在德行之科夫子尚以為不知其仁則於由求以為不知其仁宜矣朱子於仲弓章或問獨提出全體而不息五字蓋謂仲弓地步未及乎此也集註以此為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則其去仲弓又何如哉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二以知三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

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言二

者一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而言

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

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語錄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來必照推測而知者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輔氏曰聞一知十不是知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遍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滯然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

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

資生知之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

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

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而

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

二而已也

熊氏曰顏子以下敏悟莫如子貢聖人多以回賜並稱如告之以一貫告之以無言告之以性與天道非其他諸弟子所及也

通曰人之弗如者多矣非自知者不能真知夫己之弗如非自屈者不能真言夫己之弗如此賜也之弗如夫子之所以深許之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子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 汚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馮氏曰或云寢內寢也讀如淵騫 在寢之寢齊氏曰晝不居於內朽腐也

雕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

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

失亦以重警言之也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為善 為說辭然論喪則欲其短論仁則病其愚對社則

失其義問五帝德則夫子以為非其人至此則又深責之且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胡氏曰子曰

疑行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

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

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

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真氏曰 志謂心

志氣謂血氣學者若能立志以自強則氣從之不至於怠惰如將帥之有卒有 紀律有號令則士卒雖欲惰而不可得苟心志不立則未免為血氣所使子予 曰志者氣之帥也學者欲去 昏惰之病必以立志為先

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

為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

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

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通曰子 貢宰予

皆在言語之科上章深許子貢能自知此章深責宰予不能自立言語足多尚 哉蓋志氣當分將與卒志命於氣則無將矣言行當分主與賓言浮於行則無 主矣此固夫 子所深責也

子所深責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焉於
度反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

申棖弟子姓名魯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

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

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

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

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為人

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

所以為慾耳語錄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其中不屈於慾所以為剛悻悻者外面有崛強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慾

聖人觀人直從裏面看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要人道好便是慾也安得為剛○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慾則已小物大○馮氏曰有血氣之剛有理

義之剛棖之剛血氣之剛也夫子所謂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物慾得以屈之

間之曰物之至神者莫如龍古之人有擾龍氏秦龍氏夫龍之神焉得秦而擾

之有慾故也○通曰孟子論浩氣曰至大至剛剛自是氣之本體悻悻自好客氣

也非復本來所謂天之氣也故或人於申棖惑其剛之似而夫子識其不剛之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

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

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

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

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

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

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語錄此是程子晚年看得如此分曉說出來如此明白此兩句

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爾。通曰本文無字自是子貢說勿字自是夫子說程子是借夫子說恕之事以見子貢所言自是仁之事朱子謂程子晚年方看得如此分曉蓋以今之學者多造次看了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一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躡等子貢至是始得聞而歎其美也

陳氏曰文章固是性與天道之發然聖人教不

躡等平時只是教人以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語以性與天道爾

○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未應於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仁義禮知文章至

顯而易見此理至微而難言。通曰文章是夫子身上發見者固眾人之所共聞性與天道是眾人心中所稟受者而子貢反以為未得聞何也此不必為長遠之論但只是教不躡等四字聖人教人之序自有先後此不過子貢先受夫子文章之教故以為可聞後得受夫子性與天道之教故始歎美平日之所未聞爾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

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語錄子路急於為善惟恐行之不徹譬如人之飲食

珍羞異饌羅列在前須是喫得盡方好若喫不盡也徒然令人惟恐不聞既聞得寫在策子上便了不解自去着工夫。熊氏曰子路勇於力行而致知工夫不及所以有死於孔悝之難。通曰此即子路聞斯行之勇門人以為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為兼人而退之何也曰著之者門人弗及其行之勇也推敬之

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徒事乎行之勇也陶成之術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取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音語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取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渠也反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見左傳哀公十一年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

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見史記及昭公二十八年。語錄古人謚法甚

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敬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謚只有二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尤者一事以為謚亦有一善則只取其一善為謚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馮氏曰謚法之為文者六而勤學好問居其一殆取諸此歟。通曰論語言文之謚者二孔文子以勤學好問為文公叔文子以錫民爵位為文文固不同也如唐昌黎宋楊大年王安石朱子皆謚曰文而其所謂文者尤不同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音喬。馮氏曰父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以王父為氏故亦謂國僑亦謂之子美

恭謙

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見左傳襄公三十年。語錄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及

使民則義惠字與義字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看
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
皆有等級高卑。輔氏曰田有封洫謂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謂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吳氏曰數上聲其

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

者三是也見左傳文公二年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三言蓋一人一

事蓋一時皆非也馮氏曰自其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言之其所未盡者誠多也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

誠寡也聖人之言褒不溢美貶不溢惡稱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能掩爾。○通曰孔門言恭不言敬言敬不言恭惟荅樊遲問仁以恭敬並言恭主容敬主事恭字氣象宏闊敬字工夫細密子產之恭敬未足以語此故集註不以尋常訓釋釋之恭謙遜也敬謹恪也至若使民義則獨指都鄙有章之類而言先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竊意集註亦重在此一義字據子產之事實豈不可曰行己恭如禮於死者與夫讓不失禮事上敬如所謂忠厚而無二心養民惠如所謂濟人乘輿今於使民義獨跡其實而言者子產為政三年輿人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植之及其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

惠不其深乎夫民之所以頌之夫子之所以與之皆在使民義上此集註所以獨歸重於此也大抵惠字與義字相反夫子所以取之者以其惠而能義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始指濟人一事而言爾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

敬所以為善葉氏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通曰敬易勉於暫而不能持於久此夫子所以善之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陳用

之曰冀多良馬天下命良馬者因謂之驥瀘水黑天下命黑者因謂之盧蔡出龜天下命龜者因謂之蔡節柱頭斗拱也藻

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莖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

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

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

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張子名載字子厚號橫渠先生長安人祀爰居事見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語錄此章最好看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通曰舊說山節藻梲天子宗廟之飾藏龜之室而如此僭天子也集註不從之蓋以經文但言不知而不言其不仁也夫子嘗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為知故集註以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者為不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

奴口反於

音菟音徒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

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

黃氏曰喜怒不形釋三仕三已物我

無間釋舊政告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通釋上兩節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

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

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

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

直呂反

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

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

馮氏曰大夫之富以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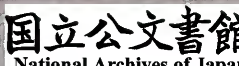
違去也文子潔

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孔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

語錄二子地位亦甚高後人因夫子不許他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不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量二子所為如此高絕因如何而未足以盡仁就此處子細看便見得二

子不易及而仁之體段不可容易看也○夷齊之忠清是有本底子文文子之忠清只喚做忠清。子文文子之忠清是就事上說若比于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伯夷比于雖無讓國諫紂之事亦已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忠與清不知其如何得仁也○陳氏曰仁者心德之全其道甚大非可指一事而言若三仁夷齊之仁是於大變中做出見其當理而無私心之謂若子文文子但以一事之小者而欲信其大者則不可也○饒氏曰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難皆是以德言子文文子未知焉得仁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皆是以事言以德言則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當理而無私心者乃可以當之○通曰以事言則子文文子之事未必皆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夷齊三仁之事皆能當理而無私心者也然集註釋之又自有異於子文之忠則曰夫知其皆出於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於文子之清則曰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於夷齊之仁則曰求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於三仁之仁則曰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其釋仁字皆本當理而無私心之說然於諸子所以形容其心術之微者又自不同集註用意之精如此

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戶八反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



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通曰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

仁矣文子知有已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

季文子魯曾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

去聲

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

見左傳文公七年

斯語辭程

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

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

或問天下之事

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至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陳氏曰大凡應事一思底已是再思則親切三思則計較起私意反生若夫為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為應事言之○語錄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又不止三也橫渠先生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愚按季文

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

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

見左傳文公十一年

豈非

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

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王氏曰未思之前當務窮理既思之後當貴果斷○鄭氏曰聖

人無思感而遂通賢人謹思而力行之如其中無所見且無所守雖多思也奚益曰再斯可矣有不盡之深意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

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

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

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語錄

成公無道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去深僻處隱避不肯出來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能擺脫去禍患卒得兩全非他能沉晦何以致此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則失於彼○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却與尋常無干涉底人不同○饒氏曰他人沉晦以為愚不過求以免患決不能不避艱險縱不能避艱險亦未必能保身濟君此武子所以為不可及也

○程子曰

邦無道能沉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

者比于是也

通曰武子於衛為公族比干於紂為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沉晦不可紂之惡在己不諫

之而諉於沉晦不可程子亦有不當愚五字最見時中之義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

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

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

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

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

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

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語錄問不說猶者曰

狂底却有軀殼可以驅策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孟子所記本亦只是此說狂狷即簡不忘其初即不知所以裁之當時隨聖人在外底却可照管他至留魯者却不見得其所至如何然已說得成章成章是有首有尾如異端亦然雖是狂簡非中然却做得這箇道理成箇物事自有可觀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雖得其狂簡而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得一箇勇冉

求之藝真箇成得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一齊被他做得成了。通曰大中至正所以為聖道之準過中失正便易為異端之歸此夫子所以思魯之狂士而裁之也然曾皙可謂狂矣斯道之傳不在哲而在其子參何哉哲不過狂者而參所謂中行之士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諡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

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語錄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爾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熊氏曰語言夷齊凡四見後篇求仁得仁章餓死首陽章逸

民章皆清介之意獨此言不念舊惡乃聖人明微處。通曰伯夷平日惡惡極重然惡其惡而不惡其舊日之惡此夫子所以發之也大抵聖賢於人惟異其方來之善不計其已往之過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誚其鄰而與之

醢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狗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與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輔氏曰大凡平心順

理以應物則為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為則不得為直人心非天理即人欲非自然則計較有一毫計較便非自然便是私欲纔出此便入彼無間可容息也故

乞醯之事雖若微末然迹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為委曲計較故程子以為所
枉雖小害直為大○王氏曰范氏之言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朱子謂此
句尤痛切日用間不可不警也○馮氏曰人謂申根剛夫子以欲知其非剛人
謂文仲知夫子以居蔡知其不知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醯知其非直夫子
知人之道蓋如此○熊氏曰此與後章皆論人心術之微文公謂記言者以類
相從充微生高不直之心其流必至有此可恥之事○通曰正大而天地之情
可見纔有曲意徇物便非天地正大之情
故事體甚小而有害於心術則不小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

足過也語錄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
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意程

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邪曰未可知
也啖趙陸氏辨之於纂例詳矣先友鄧

著作名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爾○洪
氏曰左丘明其古之賢人歟七十子有左人郢而無左丘明則明非弟子也傳
春秋者左氏非左丘氏也註以為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
魯太史杜元凱之序春秋皆誤矣

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

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

而立心以直也黃氏曰巧言令色足恭諂人也其可恥者卑賤而已內藏
其怨外為之友姦人也其為險譎尤所可恥聖人視人以

為可恥學者所當深戒不但可恥而已○陳氏曰穿窬者之志不過陰取貨財
而止若過諂以事人匿怨而面友其所包藏豈止於取貨財之謂邪故可恥有
甚於穿窬也○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但微生高是無心失
理之過左丘明所恥是有心恃理之惡舉微生高是要人微事亦謹舉左丘明
是要人表裏如一書曰何憂乎巧言令色孔丘匿怨友其人即所謂孔
壬者也在虞廷則於政事憂有此等人在孔門則於心術恥如此等人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
衣服之也裘皮衣服敝壞也憾恨也聲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黃氏曰前說是效驗後說與綏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有天地發生氣象况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為勝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

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大小之差爾

語錄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心○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已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謂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

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

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

輔氏曰子路雖有曾點氣象而其

是行之事浴沂之知崇共敝之行實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

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

子則如天地之化五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

之所為也今夫羈音鞅音的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

知羈鞅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鞅之生由於馬聖人

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
 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
 賢氣象胡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則發於意氣者也顏子則循其性分
 者也夫子則渾然天理者也子路所以亞於浴沂者以其曾次
 洒落非勢利所得而拘使無所滯礙即曾點之所至矣聖人固不可企及顏子
 地位亦高誠能先於貨利之間思子路之勇決而祛其吝嗇之心則於求仁之
 方亦庶幾矣未可以其龐厲而忽之也○馮氏曰觀此則知忠恕一貫之說矣
 顏季雖有小大之差然皆推己以及人者也○通曰子路是肯推己以及物顏
 子是不肯有己而無物夫子則如天地之無物不造
 而實聽夫物之自造者也其氣象之不同如此哉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
 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上聲矣知過
 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

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蓋學者深

矣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自責於心之為深切也○馮氏曰不曰不見
 而曰未見不敢絕天下於無人也聖門諸子或不貳過或告之以有過則
 喜其餘日化於夫子未應舉無自訟其過者也或者其
 有所為而發歟○通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己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狂者焉不如狂之好學

也焉如字屬上
 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
 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
 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

可不勉哉胡氏曰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如孔子者況以天下之大萬民之
 衆千載之遠其可以學而入聖者宜亦多矣然自子思子至今讀
 書學問者不絕於世而求如曾閔者不能以一二數則以其不知孔子所好之
 學而好之耳○黃氏曰所以好學者正以其生知而自然好之也學者所以一

出一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知義理之切於吾身也苟知之蓋有不容不好者矣○馮氏曰生質之美人所不可及也夫子則推以同乎人好學人之所可為也夫子則以為人不如我所以切責學者也○齊氏曰忠信者行道之質非見道之資也學者不能深知則不能篤行洙泗好學惟孔惟顏以其知之審爾至如曾子則博審思辨而得之者也不然質雖篤實終不能以自進矣

雍也第六

凡二十九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

篇同

胡氏曰此篇前有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佾論禮樂之事亦與為政末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末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為之別爾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

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嚮背南面嚮明也天子諸侯之通稱也洪慶善曰語顏淵以為邦王者之佐也仲弓南

面諸侯之任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扈者

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

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語錄仲弓為人簡重見夫子許其可

以南面故以子桑伯子亦是一箇簡人來問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

簡無乃大簡乎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

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

中無主而自治踈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詳見說苑修文篇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語錄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認可也簡便道了。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黃氏曰以居對行則是以處身對行事明矣居敬而後可行簡集註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程子以敬則心中無物或問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則可以行簡尤切實而有味也。王氏曰行簡是於行事上簡居簡是於治己上簡。葉少蘊曰簡者臨下之道而非所以處己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以可使南面也。通曰居敬是正心誠意修身事行簡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惟是平日心身所主者敬由是而行之家國天下皆自心身上推出來行之以簡可也若夫心身上工夫既自踈略行之又復踈略則治己治人無非鹵莽滅裂之為者矣可乎哉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

焉者故夫子然之

語錄簡已是好資質較之煩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然不同然須居敬以行之方好這亦見仲弓地步

煞高是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密處故夫子答之曰雍之言然。或問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以且者明其所以可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仲弓乃能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夫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程子曰子桑

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

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踈

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

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語錄

程子謂敬則自然簡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世間有那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能勞擾得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為相每日酣飲不視事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

馮氏曰師友父兄之道故稱受教者為弟子

孔子對曰

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

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

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

語錄不遷怒不

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件事○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做工夫處此是成效處○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黃氏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其所以為好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熊氏曰不貳過是誠意不遷怒是正心

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

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

之難得也

馮氏曰當是時曾子尚少好學而可

以傳道者惟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亡言好學無存者也不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一己之間見厚誣天下之無人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通曰右程子兼不遷怒不貳過說

又曰喜

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

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

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

通曰右專說不遷怒怒每自血氣而發顏子之怒在理而不在

血氣故不遷

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

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

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

通曰右專說不貳過須看程子微有差失四字蓋顏子之失如一片白璧渾全

但微有纖毫之玷纔磨去即不復見依舊是元來一片白璧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

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

何學歟王氏曰此是胡安定試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

也饒氏曰道者方法之謂言顏子所學是學以至乎聖人學之道奈何

曰天地儲音除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

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錄五性便是形

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

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陳氏曰喜怒哀懼三字有淺深喜方見於

彼必欲擊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

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知諸心知所

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饒氏曰用工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

夫禮便是中底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

鑿○通曰程子論顏子所好之學必自性善上說來秦漢以後諸儒未有及此

者子朱子論學而時習之以為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正本於此程子此段議

論又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是二五之精其本也真而靜

真字即是無極之真特周子自太極說來故先真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起

故先精而後真儲字即是凝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生也各

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焉圖說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中動

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有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

之善矣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人極之事此曰約其情使合於

中學者克己之事又按本文又有盡其心則知其性之語今朱子節之也讀者

詳焉則知朱子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

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

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

乃謂聖未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

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許氏曰心過常小身過

身過無身過易無心過難要當制之於心而已。饒氏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事於守矣。通曰此論始則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未則結之曰其未至於聖人守之也非化之也然則顏子之學學為聖人也其學未嘗不得其道而其未至於聖人者不得其年爾天假之一年則過自然無而怒自然不遷又豈不遷怒不貳過之可言哉此夫子所以深惜之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

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使為並去聲

子華曰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

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國不可知也大夫無私交此未

必為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楚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

釜六斗

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

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

宋人

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

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里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

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

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

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

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

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語錄這是見得聖人於小處也區處得地盡這便是一以貫之處○馮氏曰

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爾子華在私以義使齊原思在公官有常祿聖人以子華之富故不繼之以思之貧故多與之子華不繼富原思周急也記者因聖人引周急不繼富之語而係原思之為宰以明之○通曰常人之用財有合義有不合義聖人之用財即是聖人之我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

也永嘉陳氏曰以其角中程度也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馮氏曰犁服耕也古者養牲黍而不以犁凡牛之服耕者不用也

郊用騂若乃其母雖犁其子乃色騂而始角不以犁而可中犧牲○通曰耕犁之說雖不與集註合然其說亦未為無理姑存之 用用以

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饒氏

曰山川諸侯所祭不言天地宗廟恐亦是可使南面之意也 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

譬之言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

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范氏曰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

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

則可謂孝矣

陳用之曰卿大夫之子不修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之子非不賤也能修禮義則可進為大夫智愚貴賤其可以類

言哉。馮氏曰仲弓之父史傳不著其惡但見夫子稱犁牛之子以意逆之。通曰聖賢論子之不肖者則歸之天至於子之勝其父者則每喜談而樂道之如於舜禹仲弓之類皆是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

語錄三月只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子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

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

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

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其

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有

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

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

馮氏曰或云過此將有時而違乎曰三月之久而不違則信不違矣

但守之也非化之也

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

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

幾非在我者

語錄循循勉勉便自住不得便自由自身已只是這箇難過纔過得自要住不得。陳氏曰主則常在內時乎暫

出而復入賓則常在外時乎一入而遽出又曰提出此語正欲學者捫心猛省若是為客乍入復出則為無家之人將來必大可哀。黃氏曰內外賓主之語語錄有數條大略以屋為喻而在內者為主在外者為賓然有二說其一以仁為屋而心之出入為賓主其一以軀殼為屋而仁之存亡為賓主以文義言則前說勝以義理言則後說勝以文義言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以義理言則心即仁也仁即心也前說因孔子所言而為文後說則言心在便為仁不在便為不仁其言尤切當兩存而並觀之。通曰內外賓主四字觀本文違字至字極分明違去也自內而去之外也至來也自外而來之內也不違仁如主人常在此屋之內而不暫去乎屋之外日月至焉者本亦自是主人但出外甚久自外時或來此故謂之客爾集註有其德造其域六字已自帶主客之意有其德者如此屋吾所本有不違乎此屋則能有屋中之所有造其域者不過一入此屋之戶限又復出去是為無家之人矣循循勉勉即是朱子所謂循循汲汲無欲

大百二十三小六百〇一
速無敢怠也是學
者用力於仁處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

聲

從政謂為大夫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也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饒氏曰求也旅

泰山不能救伐頡頏不能止是不果也由也以正名為迂是不達也唯子程貢達於事理占得地步却闊使其從政必不肯為季氏聚斂為衛輒死難

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吳氏曰善用人者如醫者之用藥雖烏喙甘遂馬勃牛溲猶有所取況其才之美者乎○葉少蘊曰季路冉有皆嘗為季氏宰而子貢又嘗相康子以會吳是必將進之與共圖國政故季子然以大臣問季冉二子其意可知也○齊氏曰季桓子垂歿有遺言召孔子而康子止召冉求然則其先問由賜也意故在求而假之以發端爾○通曰三家自是以公族為大夫今以孔門之徒而可為大夫一則見聖門之學皆有用之才一以見聖人之於人能隨人之所長而用其才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馮氏曰南蒯公山弗擾屢以費畔閔子騫曰

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聲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

南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

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洪氏曰季氏方專魯不從有禍故從容語其使者而中有自全之計所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者也○王氏曰善為我辭從容而不迫必在汶上

程子曰堅守不可奪○通曰集註不欲臣季氏五字閔子之心事白矣



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
 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
 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
 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
 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
 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之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
 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
 子其賢乎或問謝氏之說粗屬感奮若不近聖賢氣象者亦以其足以立
冉求○曾氏曰孔子如萬斛之舟蔽天之帆故航海而無風濤之憂由求則撤
舟也維楫未具而亦欲試焉其不覆溺也幾希然則閔子之逃之也蓋以柳下

惠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魯人有疾先儒以為癩音賴也

或問伯牛之癩以淮南子而言耳其信否不可知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

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胡氏曰此說見鄉黨

牖然北方有少牖謂之扉因天光漏入而得屋漏之名恐北牖指此也室西南隅曰奧與南有牖時伯牛家以此禮

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

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

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

致之亦可見矣

或問命者何也曰有生之初氣質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葉少蘊曰子罕言命而於顏淵伯牛之死再致意焉○范純夫曰孟子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顏冉皆盡其道而死故曰命○通曰不能謹疾以至於死者不可

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侯氏名仲良字師聖河東人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

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

郡羽反

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

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語錄自有

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巷言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是元有此樂

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

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語錄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澀處這便

是好消息來尋到那意思不好處便是樂底意求却無不做工夫自有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鄭舜舉曰程正

叔問學者子淵所樂者何也曰樂道也曰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子淵矣道在吾身曰由乎道則安而樂矣若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身與道為二矣非所謂

樂之者也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

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

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

矣

真氏曰博文者言以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子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

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通曰欲問顏子所樂何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何學蓋學至夫子五鼎能已自知夫子之樂學至顏子欲罷不能自知顏子之樂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

輔氏曰欲進而不能者心欲進

而力有所不及也能進而不欲者力能進而心有所不肯也

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

鄭氏曰畫

猶畫為界限非無餘地不能闢而充之也

○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

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悅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

豢

胡慣反

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

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饒氏曰冉求未

嘗用力便說力不足如季氏旅泰山且須救他便說不能此是畫處○通曰力從心上出未有欲進而力不能進者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

去聲下同

小人儒為人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

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

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

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語錄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說此處正要見得義利分

明人多於此含糊去了不分界限今自己會讀書看義理做文字便道別人不會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厘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饒氏曰此是就儒身上說若殖貨利則全是小人不得謂之儒矣○通曰學也者所以學為君子也既謂之學者矣而猶有小人之稱何哉其用心誠不可不謹於毫釐絲忽之間也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

胡氏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

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

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

或問公事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

酒讀法而群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己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同而當以告于有司者亦公事也○胡氏曰飲謂鄉飲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眾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

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

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胡氏

曰言其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言其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又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其全體也○楊

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

者觀其三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

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

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

語錄問為政以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

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

人學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馮氏曰武城之邑尚武勇然而夫子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未可以無人簡之今一問而果得滅明則知雖衰世陋邑未嘗無賢特上之人無有知之者則與草木俱腐者多矣○通曰苟賤之羞邪媚之惑八字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自持身正

大者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

子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

者是也或問孟之反曰莊周所謂孟子反蓋伐誇功也饒氏曰伐如伐

誇其能者乃所以自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

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拚其功也事在

哀公十一年馮氏曰策捶也蓋抽矢以策其馬齊國書帥師伐魯孟孺子

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之側後入以

為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

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

欲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語錄

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去得私欲孟之反其他事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鮀徒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

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饒氏曰世

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矣○齊氏曰世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

之辭馮氏曰莫不肯也○饒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

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真氏曰舊說謂人之不能不由

道如出之不能不由戶朱子非

道也○輔氏曰前章是傷而歎之之辭
此章是怪而歎之之辭以類記之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

輔氏曰史如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
也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
時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
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下一或字其義備矣彬彬猶班

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
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通曰須看集註分學者與成德而言損
有餘補不足而求適乎文質之內者
之事也不待損益而文質
自然得其中成德之事也○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
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

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
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上一生字是始生之生下一生字是生存之生○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
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蘇氏曰天之生物必直其曲必有故非生之
理木之曲也或乙之水之曲也或礙之水不礙木不乙未嘗不直也而況於人
乎○陳氏曰只是秉彝中許多道理本甚坦直何嘗有一毫迂折○楊中立曰
古人於幼子嘗視無誑所以養其直者有素矣○通曰須看人之
生也四字直也者人之所以生之理也不直則去其所以為人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
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言之五穀知者
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

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

者歟

輔氏曰好之而未能樂未能與之為一也纔到樂處則無息無二○饒氏曰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論功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南軒所謂知而不好四句正是發明此意○陳氏曰樂者極至之意是知好工夫到後自見此境爾若用一物以樂之即非所以為樂矣○通曰知不如好知之深自能好好不如樂好之深自能樂好在未有所得之先樂在既有所得之後自強不息者好之深至誠無息者樂之至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

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上

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久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真氏曰張氏說至精密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中人以下若驟然告之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易知處告之如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騫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饒氏曰中人以下非是終不可以語上且使之切問近思由下以進於中則亦漸可以語上矣○通曰此非為人而言為教人者言因其才循其序使之有切問近思之益不使有不切於身之弊此善教人者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

語錄此鬼神指祀典合崇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祀底亦當

敬而不可藝近纔泥着便不是。常人之所謂知多求知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知只知其所當知而已先其事之所難

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

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

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

輔氏曰能敬則知人與鬼神二而一之不可數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

謂之知乎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

仁也

語錄明既曰仁者則安得有己私而更須克己邪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而語意正如此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謂

已無私乎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

所難為

文集本欲只用呂說後見其後獲意未備故別下語又惜其語非他說所及故存之於後。通曰集註言知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

一句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為先者心之所當急。義人之所同有鬼神在在無之間務其所固有而不惑於有無之間知者之事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不可有所為而為一有所為而為即非仁者之心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

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

動靜以體言

語錄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曾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此章亦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爾

仁者雖有動時其體只自靜知者雖有靜時其體只自動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

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

此形容之

通曰集註不特以達字與周流無滯形容知之動以安字與重厚不遷形容仁之靜只事理義理四字便可見理一而已一事

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故曰義理事無定用含動意義有定則含靜意。水之體動而其能鑒物也則靜山之體靜而其能生物也則動觀山水之動靜可見仁知之動靜矣。非夫子體仁知之深不能如此形容夫子太極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非仁知二字所能形容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宗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

或問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齊俗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饒氏曰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仁借義故其俗喜夸詐魯之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至漢初猶為項羽守城不下其崇信義可知。通曰先儒云王伯之辯莫如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辯王伯者嚴矣道王道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極難變而僅可如孔子之時之魯爾魯則猶有先王之餘風一變後可至於王道集註謂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餘風惡者伯政之餘習即此可見尊

王賤伯之意 ○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為齊

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一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語錄齊功利之習所當變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通曰天之變化萬物固自有序使夫子得變二國之俗必有緩急之序猶天之變化萬物不無先後之序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 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物之有稜者也。洪慶善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此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 或曰木簡 馮氏曰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歎即此也

竊謂觚為酒器見於禮經為木簡見於漢急就章則謂為簡屬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觚皆器之有

稜者也語錄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似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緣

是頓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

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

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

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通曰集註不得為觚四字可玩觚而失其所以為觚

之制則不得為觚矣人而失其所以為人之則

得為人乎所以下文引程子范氏之說以實之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

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

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

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

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

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

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

此之愚也劉氏字致中名勉之建安人。語錄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通曰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

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覺然則仁者之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仁者之覺也不可罔之使陷於井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

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語錄博文所以

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功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内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
○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文約禮兩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黃氏曰如仁字凡洙泗所言皆不可不講是博學於文也及其反而東之以求其要則不過存此心而已能存此心即所謂禮也。○陳氏曰博為約之資約為博之守。○通曰文無不考是於事事物物而求其理動。○程子曰博學必以禮是束吾身心而歸之理徒博非也徑約亦非也。

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

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語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便無歸宿處

○王氏曰集註是兩平說程子重在禮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

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

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馮氏曰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

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再拜環珮璆然子曰吾鄉為不見見之禮答焉史之所記如此。○齊氏曰南子嘗以車聲麟麟止而復作知其為蘧伯玉之賢況於孔子乎其欲見之也秉彝好德之天也 蓋古者仕於其國

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

辱故不悅矣哲言也

或問矢之為誓言曰矢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

所誓辭

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見左傳襄二十五年

不謂不合於禮

不由其道也

饒氏曰禮是先王之制道是天下事物當然之理

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

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在有可見之禮則彼

之不善我何與

去聲

焉

真氏曰道大德弘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故孔子於南子陽貨皆見之於公山不狃佛

肝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而未必能有所濟而或有以自汙顏閔終身不仕蓋以此也

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平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馮氏曰甚矣君子之於小人非禮不見故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禮則君子雖欲辭焉而不可得已如陽貨南子夫子固不得而絕之也

通曰佛肸弗擾之召南子之見子路皆不能無疑然夫子於佛肸弗擾之召欲往而卒不往者有生物之仁又有知人之知也於南子請見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者有可謝之義又有可見之禮也蓋於佛肸弗擾欲往而卒不往可也往則非時中矣在南子必欲見夫子則雖見之可也必不肯見之亦非時中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輔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而專言無過不及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至子思而始著於書而程子因以發中一名而含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只以無過不及言中又況已有程子不偏之說於後乎

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堯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上句有之為德也四字言則不消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彼章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彼章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者此章是夫子本語彼章是子思彙括

通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為難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理也而民固有鮮能行之者何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七到反其極之名也

語錄仁以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如一元之氣聖以地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是這理聖便是

論語通卷三

四十

通志堂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眾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

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

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

也語錄言博施濟眾之事何止於仁必是行仁極致之人亦有不能盡堯舜也

乎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

難而愈遠矣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猶必也射乎而後言射之有爭也以是求仁愈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

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語錄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謂如在此而住

得穩便是立如行便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為仁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必博施而後為仁孔顏不

得位不成做不得仁山林之士更做仁不得欲立欲達即絜矩之義。蔡氏曰夫仁者只就已上發出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

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

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

其天理之公矣語錄以己及人仁之體也推己及人仁之方也。欲立人欲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諸人仁之事也能近取

其天理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此章是。程子曰醫書

以手足痿痺於危反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

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

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
 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
 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黃氏曰或以為
 瘁之謂也如此則覺者為仁仁可以覺言乎曰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
 之○齊氏曰手足不屬己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己心之不貫也身與手
 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己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間之故與心
 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亦必有方
 然則恕者聖人
 去間之方也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一夫博施
 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
 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
 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
 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

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
 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
 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
 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
 博施濟眾亦由此進語錄子貢凡三問仁聖人凡三告之以推己度
 物想得子貢大段高明於推己處猶有未盡○
 通曰子貢以仁之事言夫子以仁者之心言以事言則非堯舜不能盡其事而
 雖堯舜亦有不能盡其所難盡之事者以心言在堯舜者為己及物之心而
 未至於堯舜者亦可
 以推己及物為心也

論語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卷第四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

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

夫見大戴禮虞德篇蓋信古而傳述者也饒氏曰我老彭者老彭殷大夫而夫

論語通卷四

通志堂

子亦殷人也故謂殷為我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

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

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

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

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

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語錄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

所及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極於謙遜而又出於誠實此言所以盛德之至也學者反覆潛玩識得聖人氣象○通曰德愈盛者其

心自然愈下心愈下者其辭自然愈謙惟夫子能不自聖而亦惟夫子之聖能之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

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饒氏曰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道聽塗說更不復留為

身心受用默識則其所得者深而所存者固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亡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是此意一說

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

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

謙而又謙之辭也語錄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後來記者失却上一截只做聖人自話○熊氏曰後

章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亦此意先言默而識之聖門之學以沉潛淵默為本○通曰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為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

同得故誨人不倦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寡愛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

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

學者乎黃氏曰修治也謂去其疵類而全其善也○通曰德必修而後新學以講而益新從與改皆是自新故尹氏以為日新之要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閑暇無事之時齊氏曰居設席於地兩膝着地而以尻加跌也故孔子嘗謂曾子曰居吾語女而下文言

曾子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胡氏曰惟避席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以言愉悅故知以色言

○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

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着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

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着此四字不得怠惰放

肆時亦着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語錄

亦須稍嚴厲方可不然無下手處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只是燕居時如此在朝及接人時又不然○胡氏曰程子以怠惰放肆對嚴厲而言於嚴厲

之上特加太字蓋嚴厲亦不可無若太嚴厲則不可爾○洪氏曰易於形容所不能言者必曰如至鄉黨一言之不足則復言之與此義同○通曰此雖是形容夫子燕居時容色最可見夫子之心申申其容舒心廣而體胖也天天其色愉仁義根心而生色之粹然者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

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

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語錄夫子夢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故

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

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

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語錄戴少望謂顏淵死聖

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張氏曰夫子夢見周

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或問胡氏曰：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亂，或邪或正，與旦晝之所為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熊氏曰：或疑孔子之心常存，行周公之道，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是動物，思亦動也，但無邪思，夢得其正，何害？通曰：只是孔子之夢亦見孔子無意必固我處，大抵夢最可驗人之心，世之人有老而不能無功名之夢者，其心有所執着而未化也，儻無復是心，則亦無復是夢矣。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

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

矣。語錄這須知是箇生死路頭，一邊是死路，一邊是生路，這去便善那去便惡，知得此路是了，只管向此路去，念念不忘處已，也在是接人，也在是講

論也在是思，索也在是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

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

功矣。語錄德者得之於心，然既得之守不定亦失了，須要照管不失了。舊作得於身而不失，今作得其道於心而不失，諸書皆未及改，此是通例。

○饒氏曰：德字之訓前云得於心而不失，此云行道而有得於心者，前篇是泛釋德字，德是得之於天，不失是不失於己，合此二者方盡得德字之義，此則從志道上來，故云行道而有得。通曰：饒氏是見未改本後又改作得其道於心而不失。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

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罪天理之

流行矣。語錄依仁是此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饒氏曰：據如據案，以手據之，雖略有憑藉，猶未十分安穩，依如靠背，然全身靠在上面，方

是有所倚賴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六藝為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也○永嘉陳氏曰教之六藝

小學之初事游於藝成德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其意生熟滋味迥別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

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

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趨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

矣胡氏曰藝亦日用之不可無者乃是理之妙散於日用間苟有未通亦可以為全體之累也

此章言人之為

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

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存而

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

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

王氏曰文中子曰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

此所謂先後之序游藝若輕至於養一箇不違仁亦不可謂輕矣

則本末兼該内外交養日用

之間無少間去聲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

賢之域矣

語錄志於道方要去做據於德則道方有歸着猶是在事上依於仁則德方有本領然藝亦不可不理會以此知大則道無不

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至游藝真是自本兼末○或問以先後之序言之則志道而後德

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疎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内又未若游藝之周於外也○胡

氏曰道德仁所當先藝可以少後志據依所當重游可以少輕務本而不發其末事内而不忽乎外以其先後輕重之倫序而言固不無差別以其本末兼該

内外交養而言則又未嘗不相資也○饒氏曰志道如人行路據德謂行路而有宿泊處依仁則又就宿泊處漸漸立得家計成却安居了游藝真是出游之義

如人居家有時出游也又曰須是游於藝游從別處去則出乎道德仁之外而為放心矣○通曰集註此章初本訓德字亦曰行道而有得於心後改曰得其

道於心而不失較之為政以德多其道二字蓋此德字承上文道字解下文仁字曰心德之全亦承德字解以見道德仁之名若有異實只是一理志道則趨

向之正此心惟恐外乎此理據德則持守之堅此心不失乎此理依仁則存養之熟此心此理渾平為一藝不過理之所當游亦足為養心之助爾内外交養

不可以其外先其内本末兼該亦不可以其本遺其末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脰他鼎反為東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東

必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

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

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語錄在禮無以束脩為贄惟記檀弓曰束脩

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為禮不但婦人用棗脩矣然比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

輔氏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己憤有鬱懣之意口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抑之貌啓謂開

其意發謂達其辭饒氏曰啓如啓戶略開之也發如弩之張而為之發其機物之有四隅

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

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

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王氏曰聖人雖急於教人亦不輕於教人○程子曰憤悱誠意

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

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

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語錄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略略通曉但

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啓發舉一隅其二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力者夫子所以不再舉也

○通曰天未嘗一息不以生物為事然生之必有其機培之必因其材聖人教人亦猶是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蓋舉世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爲記爾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語錄聖人不成哭了

便驟去歌得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通曰聖人之哀未忘自不能遽改而樂猶造化陰之慘自不能遽改爲陽之舒也。

謝氏曰學

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

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語錄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

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此章專在兩則字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之類孔顏於用舍行藏之間如霽則行如潦則止。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無不奈何底意何消更言命到得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只爲中人以下說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此爲子服景伯說如曰有命焉是爲彌子瑕說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聖人便不消言命矣又曰命只是尹氏添此一腳本文非有此意。胡氏曰用舍無與於己在人者不必過而問也行藏安於所遇在我者未嘗不自得也。馮氏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而已用之而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知也是時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旁觀一世唯子淵與己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以其迹而不知其心也爲邦之問槩可見矣。通曰用舍藏玩集註及語錄一當就有字上看謂常人用之未必有可行舍之未必有可藏二當就則字上看聖人不必於行用之則行不必於藏舍之則藏用舍在人而不在己三當合兩句互看狗物者用之則行舍之未必肯藏絕物者舍之則藏用之未必肯行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語錄子路此問雖無私意然猶

有固必之心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

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

不知也

饒氏曰子路未暴虎馮河夫子始抑而教之

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

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

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

饒氏曰用之不行是好避底人舍之不藏是好進底人自有兩樣謝

氏謂不用求行舍之不藏只說得一邊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

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

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

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馮氏曰子路蓋以顏淵仁而無勇然

子畏於匡顏淵後蓋有大勇存焉曰子在回何敢死是亦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

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

胡氏曰周禮秋官條狼氏以下士為之王出入則趨走而辟去道路行者自王公以下至子男皆有職是

者焉所以謂之賤役太史公謂假令晏子尚在願為之執鞭者本此也

設言

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

馮氏曰條狼氏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

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通曰前章集註命不足道為聖人言也此章有命焉以聖人為學者言也○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

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

不可求爾揚氏曰君子非惡去聲富貴而不求以其在

天無可求之道也語錄上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而字

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在下句也○鄭氏曰聖人教人獨於貧賤富貴之中申言而明告之恐其為心害也今告之以不求容有不信告之以必不可求則其心安

矣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如字下同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

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

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

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通曰齊是幽明交接之際戰是國家存亡之際疾是吾身存亡

之際慎也者於其際而謹其幾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

耳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容有不慎之時不慎之事哉特於此三事慎之又慎故弟子記之以垂教後世

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

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

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

不足以及此輔氏曰聲謂文也情謂實也○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

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

誠之至感之深也語錄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成是九十日至九十

明為一○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為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當是時魯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之來最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殆謂是歟豈非德盛源深固至此歟彼季札在魯觀韶雖極稱贊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願學而忘味之久而不自知也○通曰夫子之心本自深契乎舜之心故其聞韶也亦一乎是而不他舜之韶舜之心所寄也誠之至感之深六字最有意蓋非特見夫子聞韶樂而誠之至亦自於樂見舜之誠之至非特見夫子有感於韶之深亦見韶之所以感動夫子者深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苦怪反蒯胡對反

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

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

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吳氏曰輒之事子路以為是而冉有子貢疑以為非者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

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

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

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

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

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

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

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蹤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語錄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遜國此是則彼非可知馮氏曰靈公命郕而郕以遜輒者以蒯瞶嘗為世子故也昔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諸夫子夫子曰否立孫然則世子亡而立孫禮也此冉有子貢之徒不能無疑也然輒之立非靈公命也今靈公卒而蒯瞶入而輒者假以吾父不可復見先君於廟吾國不可以無主則豈無郕乎委而逃之則可以兩全於君父之間矣○饒氏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而為不忍之心若伯夷以父命為尊是不忍違其父叔齊以天倫為重是不忍先其兄若輒之拒蒯瞶則是忍於抗其父矣所以集註既曰合乎天理之正而又曰即乎人心之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何安得○通曰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為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為重是叔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集註下一安字便見夷齊不怨安則不怨怨則不安輒之拒父全無人心天
○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

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齊氏曰父子也兄弟

也君臣也人之倫也而三才之所以立也二子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所失者身而所得者君臣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貴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己不與焉謂非仁乎冉有見於伯夷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仁知夷齊於人紀為有功必知輒為名教之所不容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蔬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

上聲

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

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

通曰欲識孔子之樂須看集註渾然天理四字惟其天也渾然故其

樂也自然凡富貴皆目視之漠然也而況於不義者乎

○程子曰非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

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

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陳氏曰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却用不改字主意全別其添一

能字而又繫於疏食飲水之下者是雖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之樂便見本然渾然之樂元不曾動比之顏子不改繫之回也之下是回不為簞瓢陋巷所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子易則明乎吉凶

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劉忠定名安世字器之大名人○胡氏曰吉凶消長以卦體言進退存亡

故可以無大過

語錄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辭然道理真實

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等為聖人氣象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

教人使知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胡氏曰使知不

可以不學者欲人知聖人至老而猶學也不可以易而學者欲人知聖人雖老而猶卒學也○饒氏曰詩書禮樂皆是人做底若易則是性命之原天下義理皆從此出須是學到這裏方始識得詩書禮樂之所以然而縱橫泛應無毫釐之差可以無過○通曰先是皆謂夫子未作十翼如八索及左氏所述占辭枝辭蔓說所謂大過也翼易以後易始無差繆故曰無大過獨朱子謂夫子言此以教人使人知夫子老且學易未如夫子者當如何爾然夫子豈是少年不學易到七十方始學易但其為十翼也即是學伏羲文王周公之易爾況所謂無大過者非特翼易之後易可無過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屢以無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
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司非所常言也詩可以興

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
觀羣怨以事君又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

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

守之禮不可闕者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
及之也○通曰詩書執禮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有不可一日無者故常言之

誦說屬知執守屬行○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
集註執守誦說四字

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
誦說屬知執守屬行

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熊氏曰詩即樂也孔子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

伯魚學詩學禮二事可見平日常言
不過如此前章學易則其晚年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
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

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
語錄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

如此說設若聖人便有這事他便發憤做將去○發憤忘食
是始者着力去求之時樂以忘憂是後來有得而安之時也

以是二者俛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
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

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



焉○饒氏曰集註全體說憤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說不知老之將至通曰甚矣吾衰也是夫子自言行道之志至老而衰此亦自言好學之篤愈老而愈不衰顏子之好學只在不遷怒不貳過上只在四勿上夫子之好學其中自有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蓋顏子好學學以至乎聖人夫子好學其純亦不已即天命之於穆不已者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

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

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

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語錄聖人此等

語皆是移向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濶自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為此設辭也。饒氏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敏以求之是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熊氏曰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信字敏字當玩。通曰或以為聖人生知所以敏求余謂聖人生知而實未嘗自以為

生知使聖人而自以為生知非聖人矣惟不自聖故好古敏求所以益聖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

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

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

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或問孔子於春秋紀

災變戰伐篡弒之事於易禮論鬼神者尤詳今曰不語四者何也曰聖人平日之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亦鮮矣。齊氏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故不語怪好勇過我無所取裁故不語力身為不善君子不入故不語亂務民之義敬而遠之故不語神。熊氏曰子所常言罕言不言門人皆類記之門人學於夫子者亦至矣。通曰聖人隻言片語無非天理不語怪力亂者以非理故不語不語神者以人非窮理不可輕易語之讀者宜看集註兩理字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

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

窮乎

語錄人若以自修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吾前者無非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便恐懼修省是皆吾師也聖人且如此況學者乎○馮氏曰古人之學無所往而不師不必道全德備而後師之必待其道全德備而後師之則所師者亦寡矣所謂德無常師主善惟師者也○

通曰遷善改過易以為君子之益夫善益也過非益也而改過則為益然則彼之不善非吾師也改其不善則亦吾師矣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式亮反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

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

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語錄問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已還以理度其不可邪曰若以勢論則害

聖人甚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按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吳氏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性聖人為貴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者也自古天生聖人必命之以為億兆之主夫子雖窮在下天蓋使之主斯文豈虛生者天既生之桓魋乃欲殺之豈理也哉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匡人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退托推讓之意蓋至是亦不能捨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道言有此德則能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其如命何聽命於天也其如子何則天命在己而已與天為一矣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廢興不可知之辭道之若匡人桓魋則為斷斷然自信之說○通曰此章當與子畏於匡章同看此以德言謂天付以將聖之資也彼以文言謂天托以前聖之傳也

○子曰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輔氏曰資質庸下者多失之不及易得懈怠而止者固無可望矣陵躡而進者亦惡保其能終乎懈怠而止者病在苦其難陵躡而進者病在忽其易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饒氏曰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嘗說與人只四時行百物生處無非天理即此而觀即天之所以為天者可識矣。通曰此一行字即四時行焉之行彼一行字可以見無言之天此一行字可以見予欲無言之夫子

○子曰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語錄問文

行忠信是先文而後行行有餘力是先行而後文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之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識得。陳氏曰學文所以窮理修行所以體是理於身存忠信所以萃是理於心。通曰教人以學文修行知與行當俱盡教人以存忠信表與裏當俱實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行文恒常久之名張子曰有常者不貳其

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語錄善人是資質好底人自然無惡者也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語錄此三病皆

受於無常之前○曾氏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爾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爾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

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

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通曰集註既釋聖曰神明不測君子曰才

德出眾又恐人以聖與君子終不可學也故引張敬夫之言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又曰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蓋入能有恒未嘗不可為善人為君子之人雖由是而至於聖人可也

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

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並去聲與祭或

不得已而鈞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

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

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馮氏曰生道殺物與易之舍逆取順湯網去三面之事同○張氏曰使夫子之得邦家則

王次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輔氏曰不曰聖人之心而曰仁人之本心者據此事只可謂之仁然曰本心則雖聖人亦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曰仁人之本心即天地生生之心也其於物有不得已而殺之者而天地生生之心未嘗不存焉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

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馮氏曰桑柔詩云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孔子

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
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
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通曰聖人非有不知而亦非徒聞見之知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

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

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馮氏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況童子年齒尚弱未至深染於其俗而不可轉移者乎孟子不為已甚之意蓋出於此○通曰人雖習於不善其來也自不可絕之而況童子之來聖人尤不忍遽絕之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

已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語錄欲有好底有不好底如我欲仁可欲之謂善欲不是情欲之欲。輔氏曰仁者心之

德我固有之如手之執足之履目之視耳之聽不假外求欲之則至何遠之有。通曰日月至焉之至自外而至也斯仁至矣之至非自外至也故集註曰即此而在其所謂反而求之者不過一念之間警覺而操存之爾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

胡氏曰左氏傳註陳楚名司寇為司敗

昭公魯

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魯人司敗揖而進之也相

助匿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

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

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蓋記於陳也。輔氏曰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夫氏曰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臣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誦之語也。葉少蘊曰夫子之在陳昭夫人猶在也其曰吳孟子則魯人固不知以同姓為諱矣

巫馬期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

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豈以為萬世之法矣

馮氏曰夫子之修春秋也於孟子之歸不書夫人姬氏至自吳其死也不係之吳蓋為昭公諱也況司敗泛以為問夫子豈得專以為對使司敗再問孰為知禮則夫子當舉公之習於禮文者言之使問孟子之事則亦當有以處此矣唯其退子而進期竟以黨君為說則祇得受之以為過也○吳氏曰夫子受以為過則昭公不得為知禮可知矣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旨矣業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司敗以黨君之惡為黨彼蓋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通曰可以為萬世法者使夫子而直指其君之非則自無君臣之禮非所以為法也使夫子而不自引夫已之過遂無婚姻之禮非所以為法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

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饒氏

曰與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通曰此不過歌之善者爾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取人之善與人之善者可知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詞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去聲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通曰集註於莫字未字上見其皆自謙之辭然必曰言行之難易緩急見得此

一文字甚輕不過
著於言辭者爾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
而人道之備也胡氏曰心德內也人道外也全與備皆
極至之謂也兼內外限量而極言之為之謂為

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語錄他也不會說是仁聖但為
之畢竟是箇甚麻誨人是箇甚
麼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

也饒氏曰不厭不倦非至誠無息純亦不已者不能所以難學○通曰集註已
有之三字只是一誠字不厭不倦即是至誠不息聖之所以為聖仁之所以
為仁誠而已矣是雖夫子不敢當夫聖與仁
之名而愈見夫子自有夫聖與仁之實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

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
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

終莫能至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
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

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晁氏名說之字以
道清豐人○馮氏

曰此章孟子蓋嘗述之子華之言對夫子言之也孟子所解則弟子他日聞而
言之也孟子言夫子不居其聖故以知易聖爾○饒氏曰或問以學不厭誨不
倦為何有於我此却以二者自任何也前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而
亦不敢當此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遜了第一等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
三等底事所以勉人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力
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

行去聲之辭也

馮氏曰士有誅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誅周官六辭六曰誅是也禱疾亦誅其功德故謂之誅云

上下謂

天地天曰神地曰祇

文集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于皇天后土也

禱者悔過

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

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

曰丘之禱久矣

語錄程洵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曰自他人言

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自居邪維味丘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

又士喪禮

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

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

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或問禱者臣子迫切之所為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乎禱則

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又曰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聞其

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馮氏曰觀夫子答媚龜之問以為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然則行與天合禱何所用在于略為天子禱則可請於夫子而後禱

則夫子不為也○通曰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事禱自是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為無亦不必以子路之言直謂禱為有大抵鬼神之有無

不可知而人之素行自不可失爾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

不得已而救時之敝也

通曰前言與其奢也寧儉是言禮之敝也如此此言與其不孫也寧固是言敝之極也其

終必至於此固是不近人情不孫是不循天理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

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

胖

胡氏曰循理則坦然而平不愧不作所以舒泰為物所役則求名求利患得患失所以憂戚。馮氏曰蕩蕩曰坦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通曰君子此心是一片康莊之地小人此心無一息休逸之時均此心也何故自役於物以至此哉。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

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

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

用心之密矣抑非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去聲不

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

也陳氏曰自陽根陰而言則温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王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温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

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和之極不可得而偏指也。通曰須看集註兩全體字前章全體至極是就聖人

之所存上看此章全體渾然是就聖人所稟上看夫子之太極也非朱夫子孰能形容之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上聲下同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

者也三讓謂固遜也或問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無得而

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

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

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語錄

問詩云大王實始翦商恐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
翦商翦商自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
知是不
從甚事

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
雍逃之荆蠻語錄父于君臣一也大王見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
翦商之意至公之心也泰伯則惟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

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
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馮氏曰一傳至昌而遂有
三分天下之二再傳至昌

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
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

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
事之難處有甚焉者語錄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
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明且去某

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

從事見春秋傳文集至德論語中一為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
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大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

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武王
皆處聖人之不得已○鄭氏曰讓言三又言天下大之也○陳氏曰泰伯讓國
處人得見其迹其讓天下處人莫知其心所以聖人表而出之蓋其處父子兄
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恩處商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其事皆類夷齊

而泯其迹也○通曰讓自是美德然必其讓無迹可見方謂德之至不特一讓
而至於三讓其讓也真不特以國讓而以天下讓其讓也大然天下之人無有
知之者其非德
之至而何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

直而無禮則絞蕙絲里反
絞古卯反

蕙畏懼貌絞急切也語錄絞如繩兩頭
絞得緊都不寬舒

無禮則無節文故
有四者之弊輔氏曰恭慎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
以為之節文則過而為四者之弊○饒氏曰恭而過則病

于夏畦者有之是之謂勞謹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之謂憊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之謂亂直而過則證父攘羊者有之是之謂絞○通曰勞與憊柔惡亂與絞剛惡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

通曰君子不弛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周公

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

○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謹

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

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

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

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扶夫音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

於此使弟子開其衣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

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

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

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

以致反覆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

曰終小人曰死

此檀弓所載子張將死之言

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

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

子全而歸之

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

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

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去聲以辱其親乎胡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馮氏曰身體猶知所保則凡好勇鬪狠酣酒嗜色徇利忘身以斲喪元氣不得盡其天年者皆不孝之大者也○通曰曾子嘗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能實踐其言矣此可見其於本心上幾於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虧欠非特能保其身體而已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

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音之也洪氏曰曾子平生之言何嘗不善而云爾者所以欲敬子念其言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皆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錄語

信實也正顏色如人狠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或怠緩亦是慢暴是剛者之過慢是寬柔者之過

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語錄正亦着力不得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正此言持養久熟之功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蓋表裏如一非色莊而已

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

理也語錄今人議論有見得無甚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籩竹籩豆木豆

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二事而已是

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

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陳氏曰集註舊本以為修身之驗非莊敬誠實涵養有素者不能則平時涵養之說

也今本以為修身之要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則臨事持守之說也舊說雖有根原然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日前而目下則踈闊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縝密親切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內又從目今臨事以至於將死一息未絕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其所謂操存則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本末不偏終始兼貫其義為長○通曰本文三斯字已足近於自然而集註則以操存省察為學者之當然初本以為修身之驗後本以為修身之要改驗

字為要字其意深矣 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去聲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馮氏曰周官有籩人故曰有司○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去聲

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修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胡氏曰曾子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傲其萬一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馮氏曰曾子之亡友多矣獨以為顏淵者非顏子不能以此然顏子與曾子皆為輩行父之執友也

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乎曰同師門則皆友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

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王氏曰二句包盡上句知之事下句仁之事

○謝氏曰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

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或問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非挾

其能而故問也○孟子自反顏子不校曰孟子所言學者反身自修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饒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猶己故人雖有犯不忍與之校曲直才校則直在己曲在人而物我相形矣便非包含徧覆之意○語錄幾字者聖人全是無我顏子是不以我去壓人尚

有箇人與我相對聖人便和我都無了。○問從事於斯是着力否曰若是着力都是知自己能自己多要去問不幾於詐乎曾子是見顏子所為如此非謂其着力也。○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通曰聖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足。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胡氏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幼君也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為國政也才者德

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不足以託恐不免為他人所欺也雖無竊之之心而不足以寄恐不免為他人所竊也為人欺竊而徒死無益矣苟息之徒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子之愛是也二者雖若並言而節為之本與疑詞

也決詞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

操如是可謂君子矣通曰集註始則以才與節並言末引程子之說獨以節言蓋有才者未必有德而有節即所以

為德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語錄弘只是寬廣人把做度量寬容看便不得正是執德不弘之弘是無所不容道理事物都着得多不說我德已如此便住

今人多做容字說則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毅彊忍也胡氏曰強則執守之堅忍則負荷之

久○陳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非弘不能勝其重非

毅無以致其遠語錄曾子言以能問於不能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不可奪見他毅處○胡氏曰惟弘然後能任重不以一

善而自足也惟毅然後能道遠不以半途而自廢也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

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

馮氏曰記曰仁之為器重其為

道遠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至為眾人言也此則曾子自言也

○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

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

陳氏曰如柳下惠是弘底人其流失之不

恭則無規矩而難立然惠却不以三公易其介是弘而能毅也伯夷是毅底人其流失之隘陋而無以居之然夷却不念舊惡是毅而能弘也弘而能毅則和而不流而有規矩矣毅而能弘則中立不倚而有以居之矣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

而遠到

覺軒蔡氏曰朱子論仁曰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夫惟其全體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

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如此○通曰弘者心之量毅者心之力仁非心外物充此心之量即所以當此心之至重堅此心之力即所以行此仁於至遠萬善兼包此心不可有毫髮欠缺之處一息尚存此心不可有須臾間斷之時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

胡氏曰如二南之正始為正鄭衛之淫奔為邪也

其為

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

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

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

胡氏曰恭主一身而

言敬主一心而言處己之道也辭者解使去己讓者推以與人接物之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既有以為處己接物之本而周旋曲折又能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出記禮運○胡氏曰人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

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

錄語

五聲十二律者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為商羽聲輕清其次為徵清濁洪纖之中為角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謂如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鍾為商太簇為角仲呂為徵林鍾為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樂下面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太呂黃鍾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繁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多者言之又曰以五聲十二律為樂之末若不是五聲十二律如何見得這樂便是無樂了五聲十二律皆有自然之和氣古樂不可見然今之歌曲亦有所謂五聲十二律方做得曲亦似古樂一般如彈琴亦然只他底是邪古樂是正所以不同

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
胡氏曰邪穢隱惡之未去者也查滓病根之未除者也 故學者之終

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語錄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曰如金石絲竹匏土草木雖是有許多却

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小大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順道德學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興於詩是小底成於樂成於樂是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到處却是自然恁地○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為未備君子於樂或親為其事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眾體蓋莫不有養焉○王氏曰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為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此○齊氏曰十三學樂誦詩則又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樂節至成於樂則肌膚髓液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可已○通曰集註於三者皆曰於是得之又總之曰大學所得之次第必先有得於詩禮然後有得於樂詩者樂所依以為聲禮者樂所本以為實興於詩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

語錄這處是大學之所得如內則所云從小皆恁地學一番了做一箇骨子在這裏到後來方得他力○陳氏曰此章先禮而後樂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非為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學之序當如內則

至其將來得力處其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末梢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輔氏曰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深者也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真氏曰自周衰

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能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又謂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是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詠直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於詩者亦未嘗不存也○胡氏曰程子以為今皆無之蓋因世變而歎傷焉學者當因其尚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通曰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後世遂以成材為難矣況詩自人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天地間有自然之禮樂禮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語錄民可使之仰事俯育而不可使之知父子之道為天性可使之奔走服役而不可使之知君臣之義為當然○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爾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亦可不可使之強求知也○問不知與百姓日用不知同否曰彼是不自知此是不能使之知



○饒氏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亦從之以其無知故也若知得仁為是暴為非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不特不曉其所以然於所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王氏曰蓋欲使之知而不可得非不使之知也集註能之一字善融化○通曰一貫之妙惟曾子早悟其盲性與天道子貢晚乃得聞是則理之所以然者雖從游於孔門者猶不能使之盡知而況在下之凡民乎聖人之於民甚欲使之知而不能使之知此固所深歎也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朝四暮三出莊子齊物篇狙公賦芋豈聖人之心哉真氏曰聖人之教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暫不可欺以久故卒以此亡可不戒哉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去聲則必作亂惡去聲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一也

鄭氏曰疾貧自疾也疾不仁疾人也自疾者必自為亂疾人者激之使亂疾心一生猶體之有疾未有不為害者○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未必遽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為亂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力不能誅而徒疾之使無所容身則有亂而已大學所謂屏諸四夷是力能誅則誅之如舜之竄四凶是也雖欲為亂何自而為亂○通曰論語累累說貧富一事只是要人安分仲尼不為已甚未嘗於人使之無所容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語錄誇其所無是驕挾其

所有是吝○馮氏曰古人多材多藝莫美於周公亦不足觀甚言驕吝之不可有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鄭氏曰不言周公之德而言才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有才美則驕吝容或有之○輔氏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世固有優於德而短於才者然德極其盛則才亦無不足若但有其才而無其德則雖有智能技藝之美必不能居廣

論語通卷四

三十二

通志堂

居立正位行大道
為向上一着事

又曰驕氣盈吝氣歉

苦筆

愚謂驕吝雖有

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

驕者也

語錄非驕無以為吝非吝無以為驕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以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

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如人財貨吝惜得在此獨自家有別人無便驕得他○聖人只是平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而有驕吝也連他才美功業壞了況無周公之才之美而使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程子云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與某所說驕吝相為根本枝葉此又是餘意解者先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却看此方得○胡氏曰驕之證發於外吝之證藏於內發者易見而藏者難知學者欲剪其枝葉當先拔其本根也○陳氏曰朱子是主驕說故以吝為本根驕為枝葉若主吝說則驕亦吝之本根吝亦驕之枝葉如此看方着得下兩句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通曰本文如字使字皆是假設之辭才之美固不足以言周公也集註所以引程子之說分德與才而言大抵古人勲業皆自天理中流出天理無人之間自然無驕吝後世皆是以才氣做成故吝則挾其才為己之所有而其氣似失之歉驕則夸其才為人之所無而氣又失之盈氣有歉盈才無足觀矣

○子曰三年學子不至於毅不易得也

易去聲

毅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

不易得也

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學之先不然則不學矣

○楊氏曰雖子張之

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

於毅宜不易得也

齊氏曰此章當以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並觀知彼不足與議則知此之不易得○通曰學記

曰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是古之學以三年為序周禮三年大比實興是古之取人以三年為期今學之三年而不志於祿則其志未易量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

效善道者好學之功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召忽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

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

之語錄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齊氏曰君子在危之外則不入在亂之中則不居

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其死也亦死於愚而已非死於義也是故貧賤患難之中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守死將以善其道也徒死豈得

為善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

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洪氏曰邦無道而富貴固可恥邦有

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為恥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

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熊氏曰學者先須辨得篤

善道底事然後方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

信是知之真守死是行之篤○通曰首兩句雖四者相為用不可缺一然集註

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蓋有學貴乎有守然必

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之深者雖以之處生死之變可也而況於去就之義出

處之分哉危邦而入亂邦而居雖死不足以為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

能隱而富貴雖生而深為可恥此皆無學力者之所為也故夫子曰信而好古

曰好古敏求曰好學其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

者則有矣饒氏曰此章若論本意只當自下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謀

大夫之政不在公卿之位則不謀公卿之政范氏又自上而下

以為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為卿大夫之事卿大夫不可侵士之官
乃是推說蓋經進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以侵右右不可以
侵左雖同寮亦有分守蓋聖人之言
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適不通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語錄既奏以文又亂以武○胡氏曰

古賦亂曰皆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語錄自關關雎鳩至鍾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

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辭到此處便是亂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

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胡氏曰論語論正樂者四語魯太師當在先此

章次之樂正又次之適齊最後蓋此章與樂正章意一也○通曰師摯之始何時也摯之適齊又何時也此夫子所深歎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恇恇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恇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恇恇無能貌語錄狂是好高大便要做人宜信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吾不知之者甚絕之

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恇恇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輔氏曰此雖是甚絕之辭然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故又知其為不屑之教誨也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

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駕之蹄齧者必善走

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馮氏曰狂者過恇恇者不及則其才已非中道矣而又反其常是無其質也此所以無足教歟○陳氏曰狂侗恇恇是得之於氣如此不直不愿不信習得如此○通曰有是病而無是德是不可療之病也良醫無如之何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

其或失之警言學者當如是也

黃氏曰谷之勤若有所追逐然惟恐不及其用心如此猶恐果不

可及況可緩乎○齊氏曰如之一字固有所譬言矣如追奔逸絕塵之馬惟恐其不及也始也我不及彼終也我乃不見彼其追之也如何而不竭吾力哉故君子自強而又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

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語錄此君子所以孳孳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通曰凡學之不成皆且之一字悞

之也學如不及如何着得一旦字猶恐失之更如何着得一旦字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

也通曰舜禹有天下而若未嘗有天也下此舜禹之所以為不可及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

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

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

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

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

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通曰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成之功日月星辰之文爾

惟堯亦然故與之等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

私列反

皋陶伯益

葉氏曰舜以九官治而獨稱五人者蓋禹皋陶伯益皆禪天下之選稷契則商

周之所由興也○熊氏曰按虞書命禹宅百揆禹讓稷契皋陶禹治水益稷為有功舜欲讓位於皋陶禹欲讓位於益則功德之著可知契之後為殷稷之後為周益皋陶七國秦趙其後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

輔氏曰荀卿子曰治亂謂之亂猶治汚謂之汚也則亂之訓治其來久矣

人謂周公召公奭

音奭

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

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

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

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

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

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

張氏曰言能盡夫天生此民之才者也如左氏稱才必

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之類

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

馮氏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虞河東太陽山西地舜居之

以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為號

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

虞之際乃盛於此

語錄問集註此句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開了曰寧可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註說則是亂臣十人

却多於前於今為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

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

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通曰此曰才難中闕亦括周公之才而言上文如有周公之才非真指周公而

言也其所謂才在德之外此所謂才德寓才之中故集註於上文分德與才而言此則曰才者德之用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

熊氏曰雍

今陝西諸路后稷公劉居豳太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荆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兗冀固在畿內青在冀之東屬紂可知若徐揚則未有所考 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

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

語錄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通曰自夫子以泰伯文王俱為至德天下之為父子兄弟者定矣天下之為若臣者定矣 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

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虛訝反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

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

冕語錄韋熟皮也有虞氏以革夏后氏以山殷火周龍章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冕。馮氏曰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

冠也胡氏曰冕冠上版前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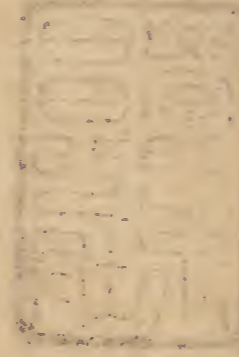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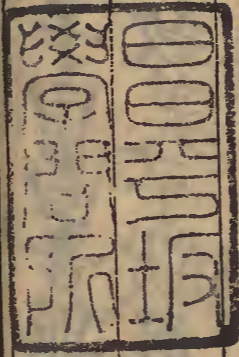
界備旱潦者也或問溝洫之制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澮

畎澮距川是也。胡氏曰周禮匠人職云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甚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早則豬水潦則泄 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

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去聲也。夫何間然之有？通曰：舜稱禹之克儉於此，見之舜授禹以執中，亦於此見之。集註以為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之謂也。能儉而不能豐，墨氏之儉非中矣。

論語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